



妙果泉記

鹽官故多井泉若異井若義井若石井丹井以至烏龍靈泉雪峰
紫微不一其名具載于縣志可考而知也然皆久而湮塞存者絕
少夫泉者水源也大抵山水會歸之區則鳴泉湧發鹽官城近海
剛鹵磽确地冥頑不靈故水不鍾焉果山去縣治東六十里其妙
聳繚亘周迴七里許其尾則為龍山視海上諸山較香山之前面
皆市廛雜居市居之下有泉溜焉意者茲鄉清淑之氣獨鍾於此
故發而醴泉與然穴於地中為河流所没人莫得而覩也歲辛為
丑大旱河流皆涸而涓涓者獨晝夜不息于是市人始識所謂妙
果泉者已而霖雨河溢泉濫復沒莫能名其處丁未歲又旱市人

相率而求其穴則涓涓者如故也。里中之長于詩者因作為篇章以歌咏之，并屬予紀其事。吾聞之，溢泉正出，正出者湧出也。沃泉縣出，縣者下出也。妙果之泉，竅于龍山而于市河溜之殆，所謂縣出之泉，非與嗚呼！余因之而竊有感焉。夫泉之發也，或湧于山，或出于澗，則靜而清；往來挹注者，知其涓潔而貴重之，則或為之臺榭、甃檻，以壯其觀。詩歌紀叙以颺其美，幸矣。茲泉獨不幸，發于陰渠，眾流之間，與河流交并，混泥沙而沒瓦礫，行道者掉臂過之，卒無以自明其潔也。又可悲夫！雖然，澄之而不清，撓之而不獨者，泉之性固自若也。又何患夫！同川澤以納汙也哉。泉與泉，與其有似于君子之行，和而不流者，與予故樂得而為之記。

徐氏遷居海昌傳世記

族有累世仕宦，其子孫至繁且盛，而行義無聞，徒以通顯夸耀一時。君子弗取焉。若夫恂恂守道，孝謹著于里巷，詩書餘于後昆，當時不以爲榮，而傳之後世，猶可稱道，以爲法，則君子志之。徐氏爲武原望族，其後先冠帶，申第如雲。至今不替，海昌之有徐氏，自九槐公始也。一傳而爲德興公，再傳而爲虞元公，再傳而爲衣白先生。暨仲氏沁雪先生，有子二人，長悔菴，次獻馴，悔菴育子梅占。至于今，凡六世。九槐公在雪水鵝湖，世爲徐氏大宗，而以遷海昌。論分宗別祖，德興公又爲徐氏小宗。云初九槐公高大父于奉訓，公爲家孫，以農事起家，嘗垂綸湖上，因自號曰耕樂父。五川公業

儒早歲補博士弟子員有聲橋李卒不得志而九槐公娶于查依
外父南_部九一公居龍山遂土著公性落拓不善生產而查孺
人嘗佐之以勤凡所以光先而啟後黽勉而匍匐相夫子以道而
教其子以義方大抵孺人之力居多德興公產于寧志豪邁喜交
游任俠頗自放于山巔水涯遂厭棄舉子業勿就是時父子相繼
偃蹇株守門戶蕭然及虞元公生而奇偉德興公則喜嘗摩頂嘆
曰是兒當大吾門閭既長益自奮嶄然見頭角年十八遊杭州郡
庠嘗率先諸士_七試棘闈連屈于有司不獲遇然以剛方博雅見
重于時吳越縉紳之士遊其門者不可勝計崇禎間詔大臣各舉
所知破資格用吾鄉之貴人有薦公國博士者已得俞旨卒以無

力請覆遂寢不行嗚呼何其窮也今衣白先生亦以高才博學名
于當世志不得伸退而祖述先志訂國家之典故搜草野之遺文
編為一書名曰文史蓋將以顯微而闡幽以著不朽于後祀嗚呼
父子祖孫積德累行蓋已五世曾不得一第之榮以光大其門則
天實為之矣然其高風亮節近文章砥礪廉隅屹然為黨序科儀
顧不偉歟豈區區閭閻之盛可比哉余先君子從遊以虞元先生
之門余又從遊衣白先生之門交最密先生嘗謂余曰吾家自五
川公中落子贅于外而曾大父母拮据成業至于今有薄田可耕
有廬可居纖毫皆祖父力也余雖窮困無以自振不能仰副先人
之望而木本水源之自余何敢忘子之高大母于余之曾大母為

伯姊余曾大母于子之大母子之母氏則忝為諸姑而世為戚之
屬者也子盍為我記之奇齡拜命曰諾夫宣揚潛德闡發幽光可
以信今而傳後余則何敢特以先生之命而余又自出先生之門
能道其詳遂退而為之記

鹽官海志記

海鹽縣治南近海海之上有塘距城僅百武東抵海鹽西抵浙江
延袤百里潮汐出入於赭山龕山之間橫流不得肆軌東西蕩擊
日再往來狂瀾駕風若萬馬馳驟故其勢易決塘之成不知始于
何時嘗考唐書地理志鹽官海塘長一百二十里開元時重築則
前此有塘可知宋元以來海塘廢興遺迹具載簡策可考也有明簡
三百年修築不一永樂九年海決民流田淪沒數千頃盡役蘇吳
九郡費累鉅萬積十三年其患始息嗣是成化甲午決弘治壬子
決嘉靖戊子決萬曆乙亥又決崇禎戊辰又決隨築隨圯雖不至
如永樂之甚然公私困於役亦屢矣議者謂海寧之塘與海鹽不

同海鹽潮汐面衝其勢大海寧旁溢患小故都不以為意不知海寧之地于越為首于吳為陸地形最高海一決則勢如建瓴嘉湖蘇松之民胥為鱉魚矣由此言之則海鹽之患小而海寧之患大也可不慎歟鼎革二十年來海幸無事戊戌己亥間小溢當是時邑有能吏修築以時不擾民塘工亦成歲甲辰復溢勢稍洶湧蕩沒沙場圮石堤泛濫及于城郭城外居民廬舍草蕩桑柘棗園皆盡縣令惶怖不知所為請于督撫督撫擇能治海者自藩守以下皆莫能任按察司僉事某公以按察使來治事海寧之民舉欣然喜曰某侯至矣吾民庶幾其有瘳乎則相與椎牛醢酒以迎之既至無奇策乃集邑之士大夫而訪焉當事者乃曰治海非難所須

者財力耳於是索諸編派役銀則既乾沒不可復得矣乃設榜于通衢募民有米者各以上中下戶出粟民之輸者至再至三殷實之民重足而立惴惴唯恐得罪其編民則以次第計工每一戶各輸大石數十塊木椿數十株又有助役銀樂輸銀等名力役無算繼之以追呼鞭撻吏胥因緣為奸豪強之徒因自結于官吏憑陵鄉里莫敢忤視閭閻為之一空當是時為督撫者言憂民巡視海上旌旂冠蓋相屬于道其飲食供帳器具百物有司皆取于民民又不堪于是海寧之民舉疾首感額又惟恐淪沒之不早也當事者亦稍稍聞之謀諸士大夫于是神其說以愚民一日集眾庶謂曰吾以齋醮至誠為國為民之心感動天地於今三日不潮以助

我成功效斯觀矣。衆庶詭曰：諾。積功凡兩載，費民財以鉅萬。塘始克成，修築不以法。潮至輒杌杌然動搖，其木石堅厚者又多為官吏盜取，易以薪土。不久輒壞，壞復補葺，以為常。適海沙平漲，患遂息。嗚呼！海塘成而民之骨已朽矣。寧之士大夫相與頌功德，立祠祀之，勒石紀成事。嗟乎！鹽官海患未有已也。吾寧士大夫皆偷安于一時，而莫之省。哀哉！往時塘外有沙場二十餘里，沙場內有陸地，周圍一百六十七頃，有奇。故塘有所護，而海潮不至衝擊。可以經久。今悉蕩入于海，直欲以尋丈之隄障彼巨浪，勢已危矣。况又疊砌不堅，植薪葺以為固。哉！後之蒞茲土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可以知所警矣。

重建東明禪院記

錢塘縣治之北五十餘里，有山曰橫山。山之下有寺，建於唐。地已久矣。明永樂初，白公卓錫於此，遂復建之，號其山為東明。東明者，白公字也。閉關三十年，緇流雲集，四方豪俊有托而逝者，徃徃從之。時建文君既遜國，流離播遷，足跡徧天下，而避於茲山者，且十載。至今有殿曰無塵，蓋建文嘗所灑掃於其中，而遺澤猶有存者。白公相與晨夕講論，以消釋其無聊不平之氣。則白公之為禪，固有大過人者。一傳而為海公，再傳而為寶公，法嗣相傳三世，皆為臨濟正宗。越二百年，而又有山菘孤雲相繼來至此山，而東明道場為之復振。會世變荆棘被塗，孤雲乃重理廢緒，臺殿門廡煥然。

一新於是譜其山川形勝諸祖法行法言及茲寺廢興源流之故
彙為東明山志以垂諸不朽更屬余為之記余曰孤雲之則則既
詳矣余復何言哉吾獨因建文之事而竊有感焉夫建文之遜國
也流落江湖藏形匿影奔走于滇黔川蜀之間不遑煖席而其從
行諸臣亦復棄妻子變姓名號泣徒跣以周旋於禍患者或為傭
或為樵或為僧或為被葛而悲歌或續騷而痛哭則其君若臣所以
感傷于廢興存亡之際者必有大不平于中者乎然處勢之窮遭
遇之阨雖復有心亦復如之何哉故不得已而逃諸禪亦其情也
吾意白公者必為之闡無生之教明妙覺之原則知吾生本無一
物千古瞬息也勢位過影也堯舜之揖讓湯武之征誅浮雲也其
幽怨離憂憤恨無聊不平之素當有雪消而冰釋者矣夫以天下
國家廢興存亡古今莫大之故舉不足入其胸中則凡人世得喪
榮辱毀譽之來又焉往而不空哉嗚呼此佛之教所為有托而可
逃者歟吾故特取而志之以明佛教之不可廢云

遊永安湖記

去澈城數里有湖名曰永安面闊百丈許湖中有塘塘內為北湖
其外為南湖大畧與西湖相似環以諸山錯然競秀予少時嘗遊
於此亦未知其勝也甲辰秋復從伯父遊泛小艇乘風而往是
時春水方盛百川灌河極目浮空蕭然木落真覺別有天地非人
間已而尋遊湖畔則見夫古木喬松荒煙斷靄之間人跡罕至惟
有放豚野鷺相與躑躅而已其寺觀臺榭皆已圯廢傾頽不蔽風
雨問諸野老則曰地僻而荒人不能居也于是尋遊久之乃歸宿
于吳氏祠焉祠臨湖面山時當月白夜靜捲簾憑眺但見水光接
天蒼翠入目而樵者牧者漁者遍起謳歌聲聞四野予顧而樂之

慨然有遺世之想。或謂予曰：惜哉！此湖之不過也。使移此湖于都會之地，則遊人輻輳，繁華佳麗，何遽不若西湖？而為此寂寂，遇也。予曰：永安湖之所以勝西湖者，正以此也。地僻而荒，故剋蓋不至。車馬不聞，庸夫俗子未嘗過而問焉。其往來尋遊者，大抵高人逸士居多。此其幽勝之趣，豈西湖所得而比哉？因相與信宿湖上，復為雲岫之遊。然後歸歸而不能忘情于湖也。爰述其畧以為記。

遊雲岫記

遊南湖之明日，伯父命駕登雲岫。雲岫當鶯窠山之絕頂，其地非有壯麗奇偉可觀也。而巉巖曲徑，左湖右海，可以遊覽而登眺也。故尋遊者樂從焉。于是道永安湖而上，登其麓，則見夫山徑荒餘，深林篁竹之間，茅屋數十椽，雞犬雜至，桑麻蔚然。少者樵而歸，老者汲而入，熙熙爾浩浩爾，吾不知其山之深而林之密也。陟其巔，九折而登，則見夫層巒危石，坐者如盤，立者如揖，傾者如崩，疊者如湧，或聳或倚，或伏吁嗟乎，雄哉！嶽崎巖岈，茲山之所由峻與。又見夫羣山列峙，參差如函，秦駐在其東，高陽在其西，紫雲角里諸山居其北，大海當其南，環以兩湖，夾以衆流，海霞島霧，烟波橫生。

入其廬則見夫竹徑邃然僧舍頽然啾啾而悅耳者山鳥鳴也躡履而迎客者山僧出也悠然而坐快然而遊而已不覺俗情之頓忘世累之咸釋也已而扶竹杖上高峯尋幽深探古跡轉輾而入又有所為白雲庵者則見夫荒烟蔓草走兔驚鳥啟其門垣則蓬蒿而已爾登其堂奧則塵霧而已爾問其僧則曰煮海為業也問其所與遊者則曰人跡所罕至也松聲謾謾寂若無人禽鳥和鳴鑿然入耳噫嘻樂哉余安得結廬于此而長與枕雲霞卧泉石乎已而歸暮山川出雲鳥驚風起微雨灑天則又見海潮之瘴氣橫流空谷之煙嵐蔽目也至于明日雨止乍晴旭日初出則又見鳥振羽而疾飛雲迎風而四散宿雨垂珠于松檜之間草茅之上也

伯父曰觀止矣于是尋舊徑而歸焉噫自有茲山以來登覽者亦衆矣歌嘯恒于斯感慨恒于斯斯樂者得其歡愉悲者形其悽戚豪邁者得其佳麗而高潔者樂其幽閒夫山則何常之有其人異則其情亦異也若夫廓然而虛怡然而遠欣然樂而不知返也則又在乎山水之外也已予非其人也而顧有煙霞之好焉故繁以詩而并為之記

重遊雲岫記

客有招予遊雲岫者。予曰：吾少時所熟遊地。甲辰秋。又嘗登此山。已得其勝概。且其道遠九折而登。吾徒步弗能從也。客曰：子曾觀日月合璧乎？曰：未也。曰：然則子未知茲山之勝也。夫日月合璧。千古奇觀。每于孟冬朔日。天朗氣清之日。則共見之。今正值其時。子盍往焉？予曰：謬矣哉。合璧之說也。夫日月合璧。五星連珠。古之適曆者。于甲子冬至一元之始。偶或一見。豈歲歲所恒有乎？且月本無光。日耀之。乃有光。故日月之行。歲十二會。方會則月光盡而為晦。已會則月光蘇而為朔。舒前縮後。近一遠三。則月光斜倚而為弦。日月相對謂之望。日月相亢同度。同道謂之食。惟其盡而為晦。

故曰哉生明言月光生于初三日也朔日何由而生明乎方會而蘇而何以遽相望乎客曰然則合璧之說何以相傳至今也曰蘇山絕頂瞰海瞻海或者日初出時水光所照微有相似故附會其說耳不然或海市蜃樓變態百出見者傳訛未可知也予嘗問諸或雲岫之老僧矣曰日月合璧曾見之乎曰相傳以為然實未之見也老者未見則壯者少者可知客于是廢然返曰雲岫吾亦遊之孰矣所未見者合璧耳今聞子言可以不往予曰日月合璧雖更往數十次必不可得見也若夫茲山之勝概已在吾兩人目中矣恍然如再遊焉因而志之以明合璧之証也

澹泊齋記

韜荒以故居湫隘不能容移居澹泊齋者數年予嘗過之設饌必豐每客至輒盤飡狼籍呼酒達旦以為嘗予戲謂韜荒曰吾子性豪邁而以澹泊名齋得無有不安其居者乎韜荒曰澹泊之名非不美也然予竊謂丈夫生而遇知于世則當擁旌而出列鼎而食綺羅粉黛交待于側座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斯為快矣即不得志亦當與二三知己烹羊炰羔醉酒歌呼以相娛樂安能效枯槁赴淵之士寂寂以菜羹終老予曰子之志壯矣然子未知淡泊之味之可樂也知其味者雖有膏粱文繡勿之能易韜荒曰子如妄言之而予志聽之予曰淡泊之味至矣哉夫人之情性惟是喜紛華

而厭淡泊故目欲視艷治之色耳欲聽靡曼之音鼻欲聞椒馨之氣口欲嘗芻豢之美于是勞勞攘攘逐膾趨熱昏酣于嗜欲之中多所患苦一不得則憂愁無聊不平之狀無復生理馳其情性潛之萬物終身疲役而不知返嗚呼其亦可哀也已今夫五穀味之至淡者也百羞陳于前饜而去之者蓋至淡之中有至味淡食之一日食之百年未有厭而去之者蓋至淡之中有至味存焉是故君子之道淡而不厭恬然漠然于物無好淡于色故目不眩淡于音故耳不壅淡于臭故鼻不困慢淡于味故口不厲爽淡于世故故性不飛揚窮固淡也達亦淡也蔬食布衣能安其素雖有榮觀燕處超然故其心常樂而不憂常足而無不足及其至也則無然畔援無然歆羨不識不知以順帝則無聲無臭以通天載蓋淡之至德之至也予所聞于古人者如是子其有意于此否乎韜荒曰子之言高矣美矣而予愧弗能其以是為淡泊齋記則可矣予因次第其語以書之

丘氏山莊記

丘先生者吳人也。本將家子。登武科。成進士。當明之季。歷官參將。鎮海鹽。例當遷總兵。會亂。遂棄官。不就。寓居于海鹽之邵灣山。溪林篁竹之間。有茅屋數椽。僅能蔽風雨。環其居。四面皆山也。山下有溪。溪之上有田。村落十餘里內。亦無高居廣廈。豪右縉紳之家。星羅棋置。大抵田舍居多。其往來躑躅者。不過樵夫牧豎。與里中耕耨餉婦而已。見有冠時冠服時服而至者。輒適適驚曰。此何爲者也。噫。俗亦古矣哉。予嘗造先生之廬。見先生時而負薪。時而出汲。皆躬親之。不以為勞。有子二人。亦皆沾體塗足。荷鋤秉耜而歸。不以為瘁。予謂先生曰。先生少壯登朝。官階專閫。麾旌杖鉞。擁

大蓋策駟馬指揮數千人尊榮至矣今困頓若此不已傷乎先生
笑曰彼一時也此一時也吾安之久矣吾有田可耕有圃可治則
蔬食菜羹可以一飽短褐布裳可以一煖種秫以釀酒可以一醉
茂林陰翳木石參差之際可以一生山徑之蹊名花野草應時而
發乘興以往可以一遊風雨晦^明四山飛瀑冷然襲人倦而思卧則
可以一枕聽鳥鳴之嚶嚶聆松風之謾謾若歌若嘯若鼓若吹屬
而和之可以一曲吾已無用于世也而勞于人者常少逸于人者
常多^吾俯仰天地間負慚亦已甚矣而無困頓之或敢辭予嘆曰
嗟乎易所稱肥遯無不利者真先生之謂矣然吾聞之地以人傳
故王彥方所居名君子鄉鄭康成所居名鄭公鄉范栢年稱漢中

有文里武鄉今以先生而居此則邵灣之幽勝當不減于桃源^武
夷可知也數十年後其鄉之人猶得指其山曰丘先生之所登也
指其水曰丘先生之所臨也而况其居乎然則茲庄之以丘傳無
疑矣先生曰子工于辭盍為我記之予曰諾于是乎書

西村新舍記

西村新舍者吾叔人遠氏所構也叔故居小桃源與予舍相隔僅數里鼎革之際盜賊縱橫兵火相繼叔乃移居於城且四十年既厭其塵且囂也又思為歸隱之計于是卜築于龍山之西村云築既成予偕叔往觀之取道于通渠由小浦入分流既微兩岸逼窄如澮僅可容小艇深洄層折九曲而後至門以外一水泓然夾岸則有桑麻雜植葭葦紛披港斷徑絕人跡罕到真有隱居之象焉其築舍也華不及侈樸不為陋有庭殖然有堂煥然楹桷皆備登其堂詩文滿壁皆才人學士之所題咏琳琅珠玉燦然可觀顏其堂曰南陔不忘親也堂之西為書齋其室幽雅几淨窻明讀書談

道于其中，致足樂矣。書齋之西有圃，植以名花，蒔以嘉卉，列樹而交陰者，竟畝如一圃之外，結籬以藩之，繞籬種竹，百餘竿，筠條挺秀，叢篁蔽天，風迴影亂，則蕭然有聲，庶幾其有竹溪之遺韻乎。圃內穿池畜魚，而養給是故。遊斯圃者，春有梅芳，秋有桂馥，夏則休于竹林之下，悠然而冷然者，可以風冬則積雪于塲圃之間，竹樹交白，一望而凝然者，可以咏。四時佳興焉，往不空，吾謂先生且歌于斯，嘯于斯，旦夕而忽，忍離也已已之秋，忽有邀叔遊京師者，不遑脂車趨治裝去。比予聞之，已出門十餘日矣。叔已往，予踪跡亦罕至西村，不窺園者久之。閱三載，叔始束裝而歸，歸以辛未之季春也。予聞之而喜，將往候焉，已而聞叔方病卧杜門，掃軌雖至

親好友，不得望見顏色，爲之中阻。然念叔病不置，時方盛夏，輒鼓棹造閣^門，人辭之甚堅，悵然而返。又閱月，遣使通問，叔乃有中秋門之寄，期予會于西村。至期，予復以病卧，弗能從，又不得窺園，噫，窺園也，而亦有數存乎其間耶。吾不知新舍之堂構益新，琴書無恙否也。吾不知圃中之竹樹，擗別者幾何，修平者幾何，有加于舊否也。吾不知花草之繁妍，春秋之景色，池魚之遂長，無損于初否也。數月之間，其遊于村之圃，而警歎于南陔之堂者，又不知幾人。西其賦詩投贈，咏南陔而問主人者，又不知章幾束帙幾盈也。予於是目中未及窺新舍，而意中之西園已遊之熟矣。爰伏枕而記之。

陳仲先傳

仲先氏者陳姓名久登字克讓別號仲先鄞人也世業長洲代顯
于宋徙于鄞其先侍御公矜常為明州守卒于官謚莊靖蓋宋拱
中時也生子軒官至太子太傅軒子謚謚子御史中丞禾禾生曦
官太師封國公曦子深深子概概子寅寅子鏗鏗子瑾瑾子莘莘
子誼誼子友達值元革命遂不復仕曰吾祖宗世食宋德不忍仕
元其子景真孫平行皆以隱德稱衍生義淵淵生鑰鑰生有明都
御史公濂濂生燦燦生烜烜生廬江令坊坊生璠璠生之彥即仲
先父也註春秋禮部何公宗彥孫公如游大奇之薦明經議博士
職不受仲先生于萬曆甲午仲先生而挺秀目炯炯然異常兒博

士公憐愛之甫孩提仲父之龍官太史于京師迎祖母傳太夫人
母送之武林仲先從舟中戍士衛行鳴金舉砲仲先了無驚色而
太夫人亦遂憐愛之及長果不凡喜讀書任義好俠落拓不事生
產初仲父太史公貴好華奢平居賓客滿座聲妓雜陳陳氏諸子
各以所見為喜而仲先獨好淡泊厭紛華嘗曰大丈夫生于世富
貴不足慕也有圃數畝有竹千竿築室于山水之間朝夕焚香讀
書致足樂矣博士公遨遊徧天下仲先追隨其間江山之勝得者
什之八九北極燕趙南游吳楚望帝關涉長江弔亡國之墟賦詩
慷慨訪古賢人逸士之迹憑眺其間故仲先所為詩文得于山水
者為多天啟末仕宦不以道諂事逆璫仲先耻之遂不欲與當時

士大夫比肩絕意進取好布施不妄取憐才尤急雖升斗之養必
以分人族人皆以為狂而仲先不恤也甲申館檣李聞國變輒愾
然後涕奮臂而呼曰海內義士願為國家死賊者請仗劍從之為
天子復讐而天下卒莫之應當事者且棄官去矣仲先復慨然流
涕曰天下事大抵如此余諸生耳越俎何益於是晦迹山林不問
戶外事終日誦詩讀書以為笑樂常所往來及當世名士皆絕不
與通曰吾既不能為國死又寧復從人世遊耶所著有仍芳錄祀
先記皆先世譜牒及先世遺事也凡海內贈遺篇章聚而成帙題
曰雲霞逸響及所著聲詩合刪成帙題曰陳仲先遺草然其慷慨
激烈之志特立獨行之概則尤在著書之外也

文學王允司傳

余友王子允司諱直其先本熊姓為江東望族已而遷海昌冒王姓父青瑣先生素謹厚長者尤善書邑人以為模楷允司生而穎異讀書過目輒成誦幼喪母祖母某太夫人撫之及長善屬文年十七為諸生其為文宏中而肆外平淡縱橫各極其妙邑中先達交口稱譽之然允司不特制藝工自先秦兩漢以及唐宋韓柳歐蘇諸子百家之書無不錄成帙旦暮吟唔不輟下筆數百言有古大家風獨不長于風雅事親孝撫若弟至友每負笈所至多與弟偕教誨成就之皆令器尤謹于事大母初與余同習舉子業每晦明風雨寒暑之夕輒悲不自勝呼酒痛飲飲至夜半方就寢嘗謂

余曰余大母年逾九十旦夕不可保莫得授科名顯榮于世以為
大母歡笑乃不得一遇知己竟偃蹇至此遂舉聲一號泣數行下
庚子夏太夫人謝世允司哀毀哀禮值秋試余往候之見其容戚
戚然一似無所求者問其故九司然流涕曰向之汲汲于得志允司
者以祖母在故也今大母沒矣余復何所求哉其與人不為款
曲坦直以行同己者悅之異己者斥之故多忤于流俗喜交游結
同心為文社每譙集允司輒浸浸焉喜動顏色歌呼談笑雜以詼
諧自以為平生無所樂唯知己相聚可以忘憂人亦以此爭就之
平居酒半脫冠起立鼓掌慷慨言曰大丈夫見知于時食祿萬鐘
居廣廈衣繡衣出則張蓋擁旄從者呵于車馬前填巷旁觀而驚前
嘆駭汗奔走者雜沓數萬人入則輕裾滿前環佩盈耳趙姬鼓悲
秦女彈箏酒酣而往惟其所欲此為最矣或名高天下如郭有道
陳太丘之徒為世所宗車轍所至人爭趨焉又其次也若都不可
得吾將營半畝之宮治一夫之圃夏耘而秋穫冬息而春遊時與
二三知己醉酒論文亦足樂矣嗚呼允司之志可謂壯矣惜乎天
奪之年一無所成就豈不悲哉青瑣先生以余之交允司最篤知
允司最深命余為之傳

族母朱節婦傳

節婦者林姓，父家世居武原，適海昌花園里朱君為婦。朱君名某，字季清氏，余從祖行也。季清君家甚貧，朝夕無以自給，母安之若素，無怨言。事姑林孺人，謹常身自操作，及縫紉，晝夜輟，不易粟以供菽水，未嘗少怠。而季清君故羸弱，又以貧故多勞苦，憂患遂得怯疾，醫藥不能濟，母為之嚮，衣飾鉅器物以治之，猶不足，乃賃屋而居，毀故所居售于人，取其直供藥餌。然卒不治，尋歿，母枕尸號慟，誓不欲生。親戚弟姪相與慰之，乃已。生子弘甫，數歲而孤。當此之際，上有高堂，下有稚子，而家計蕭然，田畝宇舍器用百物養生送死之具，皆盡形影相依，獨祖孫姑婦三人耳。嗚呼悲矣！居數年

林孺人以病辭世。母哀毀盡禮。已喪姑。零丁益甚。母子時時相對。泣啼饑號。寒不知所為。然其矢節較然不回。如初歲癸卯。欲為夫子營葬。力不能而所賃居。又不能停棺。諸族人長老不得已。議火葬。于是載其骸骨。將附葬于先塋之側。是時值天方雨雪。河流冰堅。不可通舟楫。母乃懷骨置腹中。號泣跣行。徒步數十里。攀崖越險。肌肉為之盡裂。道旁觀者莫不太息。泣下稱道。以為賢已附葬于南山先人墓。還顧謂其子曰。若父已得所處矣。如我母子何聞者。為之泣然。間有以再嫁挑之者。母即撫其兒痛哭曰。縱令夫婦之恩可忘。獨不念茲藐孤乎。吾首可斷。而此志不可移。由是言者愧服。議漸寢。亡何子引。又以痘殤。母一慟幾絕。遂無後。于是其母

稍稍勸之曰。汝所以不再適人者。以子在故。今子已死。汝尚何依乎。且汝年方少。而田土廬舍。萬不有一。飢寒切身。何自苦為。母曰。吾所守者節義爾。豈以子之存亡。家之有無。遽改其志哉。願母無復言死。固吾分矣。守志十有三載。久而益堅。歲在癸丑。秋七月。以疾卒于室。所以始終維持成就之者。季清君伯兄季良公之力居多。嗚呼。此其志節皎然。雖古所稱烈女。何以加茲。惜乎有司不以風教為急。而莫為之旌。伏而在下者。又不獲道德文章之士。為表彰其美。垂之不朽也。哀哉。季良公長君飛雲。余諸父行。畧叙其事。命余為之傳。余不文。何足以傳母。然母之清風亮節。田夫野婦。猶能稱述。勿棄以為里巷觀法。矧余忝從族子。後得親炙母之盛德。

而徒默然已哉。余遂弗敢辭，退而紀其畧以為傳。

亡友盛南巢傳

南巢姓盛氏，名中，南巢有別號也。世居樵李，家素封，以隱德著。南

巢少時讀書成誦，十行俱下，稍長，便能操筆為文章，灑如也。歲甲

申乙酉，闖賊亂京師，海內騷然，盜賊蠡起。南巢於是棄舉子業，取

三畧六韜及古今名將傳書諸伏而誦之，頗得其要。其于弓矢鎗

棍戈矛劍戟之技，皆嫻習之甚精且熟。當是時，羣盜縱橫，劫掠無

隙地，可容南巢故鄉居，畏盜尤甚。其族人相與謀避盜之策，南巢

奮然曰：四方猶是也，避將安之？為守禦之計可爾，乃為保甲之法，

聯其隣里，擇少壯而精悍者，教以武藝，散貲財以給之。陰以兵法

部署，戶皆有籍，可稽盜發之處，聽鑼鳴輒應，互相救護，不得坐視。

羣盜遂不敢入其境。南巢出則帶劍，入則讀書。卒以此破其家，其志蓋欲有所成就，非苟焉而已也。及王師南下，自江以南悉已平定，羣盜之縱橫者皆已誅滅。於是退而家居，杜門不出，日以詩酒自娛。每當春秋美景，朝夕^花月之際，輒集知己十數人，尋芳選花，勝登臨不倦。或賦詩，或彈琴，或投壺博奕，各極雅人深致，以為歡笑。予嘗與之遊，喜其豪邁不羈而未測其中之所蘊也。一日譙集既罷，酒酣耳熱，慨然流涕，謂予曰：嗚呼！已矣！長為農夫以沒世矣。吾胸中有數萬甲兵，誰知之者？使吾得遇知于世，雖古孫吳將畧，不是過也。因與予論兵機甚悉。予曰：子所言將畧，徒虛語耳。若有武藝可試乎？曰：可。請試以射。是時夜已深矣。南巢則左持弓，右挾

矢，命從者去其燈，曰：請以香為的。于是適郊外，置香約百步有餘。矢凡三發，皆射香滅之。射法所謂指知鏃至，不假於目者也。觀者歎以為神。南巢曰：未也。請試以劍。遂拔劍起舞，上如抗，下如墜，劍光周乎身，而其芒數丈。雖有刀鋸鉞，無從而入。予曰：觀止矣。南巢乃釋劍，反席，復呼酒，痛飲達旦不倦。其豪邁類如此。平居落拓，不治家人生產，家日益貧，頗以妻子為累。於是翻然思出遊，辭予將行，曰：大丈夫生而懸弧于室，志在四方，得志則立奇勳，受封爵，名垂竹帛，固所願也。即不得志，亦當遍遊天下，名山大川，探奇越險，因得以圖其闢梁阻隘之形，彊里城池之域，著為一書，乘諸不朽，亦一快事。又安能鬱鬱老死牖下，與田夫牧豎同歸溝壑乎？予

曰、今羣盜方起、所在都有、子慎無遠行、南巢曰、子善、易、蓋為我著
諸、予著之、得大壯之初九、日壯于趾、征凶、予曰、不可行之象明矣、
南巢曰、壯于趾、以^妄動也、故凶、令我無所妄、第出遊耳、庸何傷、予
阻之不得、于是擇日戒行李、將發、祭其先人、獻爵無故而杯裂、獻
羹無故而筋折、家人咸知其不祥也、而南巢弗聽、竟辭家去矣、出
門、暮年弗返、又明年有賈人與南巢相識者、自江右來歸云、去冬
與南巢同舟渡江、颶風大作、舟覆、舟中之人溺死者十之八九、予
幸遇救得活、南巢亦在溺中、嗚呼、負其才而無所見知、則亦已矣、
而死又不以道也、悲夫、南巢年止四十餘、有子二人、皆業儒、

舅氏學圃先生傳

先生姓查、諱崧、繼字柱浮、後改諱遺、字逸遠、京兆近川公之元孫
也、予外王父公度、公才名蓋世、以諸^生入太學、肄業南雍、癸酉、應生
應天鄉試、闈中掄魁、主司者卒以微疵、抑置副車、其後以六堂課
試、異等選拔、為郡司馬、不就、會遭世變、不得大遂、壯行之願、誓志
以歿、舅氏兄弟三人、先生行長、幼而穎悟、長而個儻、年十七、為諸
生、申酉之間、四方騷動、羣盜縱橫、先生乃棄舉子業、講習武藝、兵
法、慨然有澄清之志、已而國朝定鼎、江南悉平、先生于是釋雄
心、而甘肥遯、築圃為隱居之計、因自號曰學圃先生、有圃數十畝、
繞其舍、種竹千竿、花木果蓏之屬、畝列成行、桑麻間之、穿小池以

畜魚每當春秋佳勝名花遍發竹木森然吟咏于其中者禽鳥來
鳴游魚出聽雖山林幽異之徑無以加茲嘗謂予曰吾將築亭池
上朝夕讀書談道足以自樂歲時則招集二三知己飲酒賦詩真
隱者事也吾復何慕然先生性慷慨有大節不以家人生產為念
喜交遊人有火故大喪則往助之有患難則往救之愛人而容衆
輕財而好施以故人莫不爭就先生先生亦不辭其勞為人謀如
己事席不暇煖其後交益廣從之者日益衆周人之急或破產以
給之家愈貧先生弗問也出門則歸無定期視家如傳舍往來家
有婚嫁徭役諸大事置之罔聞聽家人謀之卒不得遂其學圃之
初志蓋先生雖不以仕宦為榮而志在斯人其素所樹立然也晚

年閱歷既久熟悉夫世路之荆棘人情之險陂舉足觸忌動而招
尤乃始翻然悔曰墨子之兼愛誠不若楊子之為我也吾知所以
佚吾老矣于是杜門掃軌稽古著書將治其圃以終老焉居家僅
四五年戊午之春忽得寒疾不數日而卒卒時年五十有三子四
人伯曰慎行癸酉登兩賢書仲曰嗣琛係太學叔曰嗣庭季曰謹出繼俱
諸生並有奇才工詩文有盛名于世

先傳作于壬戌之春正諸表弟艱辛困頓之日也夏重德尹方
且南北奔馳未有寧宇然其雄才邁志不可一世予早卜其非
長貧賤者已而夏重父子並登賢書丁丑求雲成進士將來鵠
起正未可量雖皆其才學所能自致要亦見吾舅氏盛德之報

前進士黃九烟先生傳

先生姓黃名星字九烟金陵人也幼時育於周氏遂冒周姓稍長知非周氏出乃寄食寺僧讀書僧舍以為常周氏亦不解其意第以為少年有志因而資之弗問也性警敏善屬文凡所作制藝及詩古文辭揮毫立就文不加點人稱其有倚馬之才云年十六補博士弟子員每試輒高等數年貢太學肄業南雍一時公卿大夫假手為詩文者比比皆是聲名藉甚癸酉舉於鄉庚辰成進士授工部主事已而遷兵部時四方多故流寇騷然軍興旁午羽檄交馳大司馬封事旦暮奏聞皆命先生代之以先生之才而猶晝不遑食夜不遑寢應接無暇先生喟然歎曰值備書吏耳何以官為

不踰年遂病謝病去歸而閉戶讀書博觀典籍無所不考益肆力為

詩古文卷成帙甲申聞閩賊之變號泣徒跣奔告于史閣部請移

師討賊恢復京師辭意慷慨聲色俱壯聞者莫不流涕是時藩鎮

諸公方議擁戴未遑也及其歸而馬士英擁立之計成矣以原官

授先生先生見其上下之間昏淫濁亂以為必敗往往堅卧不視

事其明年聞閩中復有所奉杖策往從之拜給事中其時從附者

亦皆偷安一隅不知大計每晏會則張樂設席劇飲歌呼先生輒

叱之曰此何時也卧薪嘗膽猶患不濟安用此靡靡者耶當路者

之出也必張大蓋策肥乘堅羅弓矢陳戈矛前呼而後護如太平

故事先生則徒步布衣以為常時王師未至而處堂之任晏然

自喜其為將者又多殺戮良民以首級邀功民不堪命聞風聲鶴

唳輒望風奔潰相踏籍死者無筭先生曰事可知矣於是謝事歸

過浙江適大軍下江南平八閩先生乃寓居于此先生之為人

也清而介岸然義然不苟言笑與之語道理論詩文則欣然喜談

之娓娓非其所好者望望然去之惟恐其浼已也遇流俗人言有

不合輒面詈之不為少假以故與世多齟齬平日閒居無事則出

遊探名山選勝地終日盤桓其中皆有詩文以紀之聊以寓其悲

憤離憂而已蓋其忠君念舊之思國破家亡之感未嘗忘也先生

與予先伯父為同年友故余得見先生而親承色笑且得聞其

生平大畧焉歲癸丑先生移寓吳門不獲從先生游者數年戊午

之秋友人自吳門來者傳先生已歿矣問其疾曰非疾曰先生
忽一日沐浴具衣冠設饌祭其先舉聲一號仰天呼曰吾為子不
得事吾父為臣不能忠于君有覩面目忍耻偷生已三十餘年是
亦足矣不死何為遂抱石投河而死時年五十餘予聞而異之猶
未信也又踰年問諸叔氏人遠曰信矣遂退而為之傳

明經查漢園傳

漢園名雍查姓漢園其字也幼孤家最貧朝夕不能給然善讀書
喜古文大家未嘗有師友之功下筆為文章如宿構然年弱冠應
童子試督學使者張公特設奇童之目試七藝應者數百人中選
者止二人漢園第一督學大奇之次年甲午科試拔置第二餽於
庠是年秋榜發後奉

詔選拔諸生之俊者貢太學漢園亦在選中一時文名藉藉又明
年赴京廷試謁諸公卿見其文者交口稱譽之及南還鄉之縉
紳富室爭欲延之以為塾師課其子弟舌耕所獲廩有餘粟俯仰
之資差足然漢園性慨爽不喜委蛇人有過直斥無隱不能容或

小有違忤、輒叱咤之、使人若不能堪、以故所如多不合、丙午復入
都應試、下第歸、家居無事、因取易讀之、忽有所得、翻然悔曰、誤矣、
向之營營者、竟何益乎、於是廢舉子業、慨然有遺世之志、人有延
之家塾者、皆弗就、益發憤下帷、讀六經四子、以及先儒性理諸書、
口誦心維、津津乎若探重淵、獲異寶而不勝喜也、暇則與高人逸
士、尋山水之幽、坐卧其間、或數晨夕賦詩以鳴其意、亦時過予、相
與論古人之學、倦嘗謂予曰、人之所以欲富貴者、不過美
色之悅吾目也、淫聲之悅吾耳也、芻豢之悅吾口也、高居廣廈以
為適吾體也、杖蓋擁旄以為驕吾志也、今吾安其素、無慕于外、則
編衣藁巾、足以自奉、彈琴咏歌、足以自娛、蔬食菜羹、足以果腹、衡

門之下、可以棲遲安步、而徒可以當車俯仰之際、豈不快然若夫
敝精勞神、以干進取、媒利祿、嗜欲內搖、風波外迫、終身疲役、而不
知返也、不亦大可哀乎、得志固不足榮、而况其未必得也、予是以
謝而去之、自是以後、凡遇鄉試皆不赴、而專其意於著書、嗚呼、以
漢園翻然悔悟之志、而勇於從學如此、其所成就、未可量也、惜也、
享年不永、年踰強仕、遂以疾終、無嗣、其所著亦復散佚不傳、

異僧傳

異僧者不知其姓名號水月鼎革之初避兵來杭結茅舍一椽居城外每出遊則累歲月莫知其所往歸則趺坐斗室中未嘗誦經禮佛與里人言休咎輒驗里人異之然而未知名也閱三十年撫軍范公蒞浙首訪僧得之嘗與往來不絕于是杭人嘖嘖嗟異遠近聞之無貴賤賢愚皆願得一見以為幸而此僧往之遊踪候者盈門罕所接納予聞而一造焉適相值坐而語所居僅容膝見其貌樸而性粗似非有道者及與論古今事理頗晰因自叙其生平曰予嘗徧遊四方南抵滇黔北極燕趙出居庸關留瀋陽三年知王氣所在相見者皆公侯將相范公之先人予舊遊也故范公知

予今四方將有兵起。范公當其厄而浙地則宴然無事。福地也。但今
今秋有蟲食苗小飢耳。時同坐者問禍福。輒厲聲直視答曰。吾弗
知。吾弗知。吾豈星相者流耶。問其年。曰嘉靖年生。里人相傳以為
百五十歲云。既別去。問諸其隣。隣之老者曰。僧之始來也。鬚眉交
白。已甲子再週矣。今歷數十年而貌如故。約而計之。當百五十歲
矣。予復問曰。果前知乎。老者曰。其驗如神。予未之信也。已而晤友
人于湖上。知此僧甚詳。述其一二軼事。曰太倉有周孝標者。嘗為
予言甲申之春。有異僧來吳郡。趨之若狂。予心竊以為誕。約同志
者數人。欲往辱之。其夕方寢。夢一老僧排闥入。呼曰。難至矣。猶熱
睡耶。驚覺。惟之。明日往見。觀其狀。適如夢中。僧目逆而問曰。若以

夢教來乎。予更怪之。詭曰。未嘗有也。僧曰。無誑予。予來則難解矣。
予不信佛。吾今強子塑佛像一尊。可以脫禍矣。予尤恠之。曰。如果
禍至。豈佛像可脫乎。此妄言也。且貧士謀生不給。寧有餘貲及此。
僧曰。子歸而謀之。則有金矣。予終以為妄。遂拂衣而出。歸家語內
內子曰。姑嘗多病。吾以紡績累數金。將塑佛像以為禱。知子之不
信佛也。故不敢言。予聞之不覺喏然。屈服更往見之。以實告之。僧
喜曰。此子轉禍為福之機也。予因請問塑像者何人。曰。王姓者。召
而問其費。几何。曰。須二十金。予歸而計其費。恰二十金。適隣有善
塑像者。召而問之。曰。十金足矣。予喜省其半。往覆僧。僧曰。此非王
姓者不可。子誤矣。何惜乎。十金而不以脫此大難。予更訝而疑。

之然業已許其塑像無以易也遂從之酉戌間干戈方起所在騷
然而太倉已平定母家故居婁縣老母適往婁未返突有倡亂者
閉城拒守老母在危城之中予倉惶往探為偵者所獲縛至城下
幾被害有守門者坐城樓望見忽大呼曰救人救人此非太倉周
秀才耶遂釋其縛予亦不解其故問救我者何人乃前塑佛像王
姓者也王姓者謂予曰吾前塑佛像費不過數金以二十金誑子
子信之勿疑長者也故釋之子其速行于是得奉老母以歸然後
知塑佛像之果可以脫禍也後數年而訪之則在杭州矣友人述
此言予予猶未之信至是年秋田果有蟲歲少稔其明年癸丑
吳三桂果稱亂諸逆蠱起民受其毒而吾浙宴然且范公之撫浙
也嘗造其室問行藏僧曰公有大患恐不能免范公曰然則吾謝
病去可乎曰求去不得范公射病之疏三上果不得行遷八閩總
督果死于耿逆之難又其時太守嵇公嘗往候之三返不得遇卒
乃遣從事遺之以米問休咎僧曰為我語嵇公某月某日勿坐聽
事堂他亦無言至期堂忽傾門屏几案皆碎而太守無恙諸所言
奇驗類如此予始異之欲更叩其所以而僧嘗往來吳門去輒相
左甲子秋始聞其死好事者以為尸解吾竟不知其所以推測者
何術年壽幾何以何疾而終或曰僧本越人嘗為明武臣有邊季
功天啟中忤逆璫懼禍及故有托而逃隱者也

亡友查韜荒傳

韜荒名容，查其姓也。系出京兆近川公之後生，而穎悟過人。少個儻，有大志，喜讀書，工于詩文，然落拓不羈，家雖貧，不以家人生產為意。韜荒于予為母族中表年，又相若，故予得交於韜荒。歲丁酉，予與韜荒集同志者六、七人，訂交湖上。時值秋風朗月，湖水汪洋，相與賦詩飲酒，抵掌高談，論辨經史及古今人物高下，連日夜不倦。韜荒每醉，輒仰天而呼，歛噓泣下，謂予曰：「傷哉貧也，無以為養。」予曰：「豈有有才如子而長貧賤者乎？」已而省城有趙公者，以愛才稱，奇其文，遂以女妻之。趙公之官楚中，韜荒就婚于楚，居無何，韜荒脫簪珥，散金結客，因為數郡大會，一時名士畢至，各出其奇作。

為詩古文辭。視韜荒一字褒貶。以為進退榮辱。韜荒于是聲名籍甚。而楚中當事聞之。咸嘆慕。謂趙公得佳壻。爭欲致之門下。惟恐不得相見。至今楚人以為美談。閱數歲。治其裝。挈妻子歸鄉里。挾其貴游所投贈。及趙公所遺奩粧衣飾之貲。約數千金。里人嘖嘖嗟異。而韜荒視之。蔑如也。慷慨任俠。揮酒立盡。雖典衣鬻產而豪爽如故。久之。家益貧。俯仰不能給。于是出遊四方。為人幕之。賓聞韜荒名者。競以幣聘。車轍所留。大抵皆督撫要津。韜荒則與之去。弊興利。與民休息。地方陰受其福。意有不合。輒拂衣去。雖千金不屑就。平居事親孝。兩執親喪。哀毀出于至性。百計稱貸。以盡喪禮。其交友也。自同心素交。而外又能包荒容眾。不立崖岸。人多樂親。

之。莫不以為韜荒厚我。故韜荒交最廣。然此中井然賢不肖。未嘗無別。惟肉食者多所齟齬。邂逅觴酒間。醉則往往反眼罵坐。人率以此稱其狂。歲在甲子春。復以貧不能家食。出遊楚中。經年不返。竟卒于楚。時乙丑四月也。嗚呼。以韜荒之才高學博。縱不得顯榮于世。惜哉。亦當著書立說。以垂不朽。乃有志未逮。年甫五十。遽爾棄捐。惜哉。倘所謂夭奪其年。非耶。韜荒有子三人。長名某。亦豪邁自喜。使某也能世其學。以底于有成。則韜荒為不死矣。

亡友陳敬之傳

敬之陳姓名翼敬之其字也陳氏為海昌望族父乾初先生以理學名家受業於山陰劉蕺山先生之門稱為高弟敬之能世其學方少年即以古人自負厭棄舉子業弗事專意於詩古文辭每旦正襟危坐讀六經四子以及先秦兩漢諸子百家之書高吟朗誦聲震林野雖寒暑不輟作為文章大率皆長江大河一瀉千里而其間跌宕章法井如也詩亦率意為之不事組織為工嘗語予曰世人忽而學唐忽而摩宋總屬無謂吾自適吾意耳何問唐宋予深服其言以為可與言詩平居幅巾布衣高視闊步而容岸然見之者皆有所嚴憚即而就之則熙熙樂易有近人之容睚予之氣

不形于色。至與人論學之同異。或古今人品高下。行事得失。以及成敗是非。進退出處之故。輒厲聲雄辯。反覆不已。雖老生宿儒。不為之少屈。其事親也。孝。初乾初先生暮年得痰疾。手足痺痿。不能舉。終日坐卧。猶苦不自適。須得人撫摩運動之。不已乃得安。敬之。則朝夕弗離左右。祁寒溽暑。衣不解帶。如是者數年。乾初先生歿。敬之哀。盡禮。其棺服含。歛治喪之儀。悉遵先人家法。不茹葷。不毀用樂。不作佛事。一切世俗紙錢之物。弗設。鄉里之有識者。以為美談。其交友也。必以誠。與子言孝。與弟言恭。凡與人相勉。無非博學力行之事。人有過。則必規之。甚者正容作色。或面斥之。不少假借。是故好修者樂與之遊。其不然者。莫之與也。其貴顯有勢力者。未

嘗妄與之接視之。蒞如也。雖蔬食布衣。自以為過之。真有緼袍不耻之風焉。晚年尤好著書。不襲陳言。而出以己意。嘗與予言世之論學者。皆宗宋儒。余取其書讀之。多所未合。吾以為論學者。直宗孔孟之書而已。此其^旨蓋本于乾初先生。而闡發之。可謂能負荷矣。敬之體故羸弱。以力學成疾而卒。卒時年五十有八。子一名克。邑補博士弟子。有文名。

亡友徐敬可傳

徐子敬可諱善嘉興人也族望于簪纓接踵大父某公官尚書禾子姓繁毓羣從數十人習見家門貴盛競為紛華而敬可獨喜淡泊意超如也自幼穎異工文辭年十七應童子試冠軍補博士弟子員居亡何棄舉子業勿事幅巾布袍慨然以古人之學為己任當是時嘉禾有施翼修先生者闡良知宗旨以掖後進為東南理學之倡而敬可率先從事之故其信道最篤平居無事輒裹粮入山中累月不出旦夕攻苦省愆釋累以返其初久之而澄然瑩然意得而忘其所以然尤喜讀莊老之書及叅校釋典頗得其精蘊謂與儒者之道同出而異名者也故嘗與緇衣羣聚誦經禮佛若

無異于愚夫婦之所為者。予嘗恠而問之。敬可喟然歎曰。今世之所謂學道者。大抵修飾邊幅為偶人狀。其于身心性命。究矣神不。然則或假借通融。誑已誑人。罪尤不小。不若方外一二高明之人。其用心專而用力苦。皇皇然如溺于海。必求登岸而後已。誦經禮佛。亦其煅煉之一法也。故有取焉。其居家也。無疾言遽色。事無大小。皆應之以自然。不為矯飾。每客至。遇困乏。則以蔬食菜羹。未嘗經營于力所不及。坦懷率意。人亦以此諒之。家嘗兩失火。僦居客膝。家人多不能堪。而敬可處之恬然。其與人交。一以和易。不露圭角。藹然可親。故士無賢不肖。莫不稱為長者。獨不輕與人言學。以為大聲不入于里耳。言之無益。徒滋口過而已。是故用心于內。不

求人知。苟非相視而笑。莫逆于心者。雖數晨夕。未嘗知其為學道者也。年踰強仕。學益進矣。乃改裝出遊。寄人幕下。以為硯田之計。衆皆怪之。不知者以為敬可之終始易節。而俯仰于人也。其知者以為為貧而出。不得已也。或以問于予。予曰。是皆未知敬可之心者也。今夫金非烈火。則銅鉛不出。而塗泥污下之地。則蓮華生焉。故君子之學。亦正于聲華功利之場。澹之磨之以自試。其堅白之素。敬可之出遊。意在斯乎。敬可既出遊。予不得相見者以年月計。間或歸而晤予。則出其所著易傳示予。所造益復精深。叩其中卓然不惑。果有出于風塵之外者。然後知予言之不誣也。予未之秋。聞敬可以疾歸。卧欲往。聞之亦以病阻。至冬而竟終于家矣。吾不

知易筮時果能了然于生死之故不負生平所學否則其生平行
已大畧固可得諸想像問也卒時年六十有一子三人皆力學有
文名

亡女張節孝傳

余生女多不育存者僅二人適張氏者其長也性和靜自幼如成
人承順父母未嘗有忤色友愛諸弟旦夕弗離及長稍識字便喜
讀書女工之暇輒取女訓諸書誦之歎曰凡為女子當如是矣自
視聽食息以及應對進退周旋皆能倣之而行動必以禮母嘗有
病則食為減食卧不安枕聞呻吟之聲輒悲不自勝每家有賓嘉
燕會治中饋之事則弗恤辛苦以代母勞嘗至夜分不寐寒暑未
嘗少怠其天性過人類此年十八歸于張諸生拱辰其君子也如
拱辰家世朴素治家勤而儉有魏人風而吾女性亦厭繁華不以
奢麗為容舅姑則喜曰真可謂佳兒佳婦矣事舅姑孝先意承旨

唯謹必謹與妯娌和而順終始無間言御婢僕莊而有思雖不假
色笑然未常妄加詬詈小有過犯怒容以待之而其人自服舉家
稱為盛德居亡何拱辰既析產分居吾女承勤儉之風未之有改
而獨于鄉隣宗族往來稍稍從厚賙其困乏通其有無里人皆嘖
嘖稱歎又恐不當君子意每拱辰入從容謂之曰吾家有餘而彼
不足其怨固已多矣若又惜升斗之粟而不與之相通則其毒益
甚脫有水火盜賊患難之至欲其相救相恤不可得矣且不惟不
相救恤而已且安知不有從而下石者乎已而舅姑被盜傾其所
藏獨不入拱辰之室久之偵知為盜引者乃其隣近之人蓋嘗以
緩急之故有德于吾女者也初張氏故居橫山兵火之際畏盜遷

于市至是失盜仍返其故居隣人之婦送行者皆牽吾女裾泣曰
仁人去矣何時復來依依戀戀若稚子之失慈母者然其平日之
感乎人者可知也拱辰嚴君素寬厚長者卒不問盜所由然意忽
忽不樂竟以成疾而終拱辰夫婦哀毀過人治喪盡禮期年拱辰
率先兄弟為親營葬盡其心力之所能必躬必親期于無憾而後
已既窀穸葬地與母族之田相隣母族以為侵其疆訟之官實非
侵也意在得重賄諸兄弟皆願和解拱辰獨奮然爭曰無端之釁
不可長也遂以身任之任勞任怨奔走郡邑間累月不得息此訟
得理而拱辰之疾已成矣然疾雖成所感猶淺為庸醫所誤竟至
歿亡吾女號慟幾殞晝夜不絕聲勺水不入口者七日誓以必死

肌毀骨立其姑百端寬譬之不能解余因喻之曰汝性至孝念吾
兩人尚在汝何忍舍之而遽死也乃勉為啜粥自旦至暮悲泣無
時無數廢寢忘食以為常且其矢死靡他之志終不已也聞吞金
可以殺人遂吞之數日竟不死又聞水銀可以殺人又服之亦不
死其後家人漸覺蜜為之防得免三年之喪畢于是治裝歸寧曰
死生有命誠者^哉是言倘吾命不當死吾願侍父母以終身矣自是
在家之日常少歸寧之日常多終日間出見父母則強為歡以慰
父母之心退居私室則悲泣如故平居蔬食布衣盡去其簪珥珠
翠金銀之飾及綵色綾羅之服^足跡不踰戶每飯不過數匙精神足
困憊日以不支夜嘗默禱于天惟願速死以了吾志丙寅歲奄奄

寢疾延醫治之不效^効病方劇謂諸弟曰死固吾分也吾得死于父
母之手斯足幸矣竟卒于吾家平時年僅三十拱辰之弟倬人迎
其喪歸與拱辰合葬于其祖墓之側宗人私謚之曰節孝題其墓
無子以倬人之子^大為後

仲兒孝廉金魁傳

余生六子金魁其仲氏也原名協應字之曰敵兼蓋取兼山敵應之義也應兒時苦多病羸瘠不堪常恐其弗育稍長病漸愈凝然自重無小兒態就家塾喜讀書日課數十行皆琅琅成誦自旦至暮未嘗有惰容年十餘歲課以舉子業不踰年而稍知所向三年而斐然成章矣累應童子試不售乃益發憤下帷伏讀五經及先秦兩漢大家之書學日益廣文益工筆無停機頗得歐蘇遺意壬戌之春就試桐邑書藝之外兼工五經邑令何公^大奇之招覆者再拔置第一而桐邑士大夫以其寄籍也共相攻擊竟不得與郡試遂更今名改試秀水其秋督學使者楊公拔之名列第二為諸

生嗣後累試輒前茅丙寅歲督學王公校又永郡金魁以冠軍食
餽時王公負知人之鑑月且不爽于是文名藉藉然仲性醇謹仲
未嘗以自多也平時恂恂馴雅若不勝衣事父母順承無忤柔色
以溫予每出輒隨旦夕弗離與兄弟友愛過人文章道誼互相規
勸勿怠其與人交不設城府坦然溫然具有真意人亦以此樂親
之雖机械變詐者遇之亦爽然自失至其瞻視動容又肅然嚴飭
望而知其有令儀焉歲庚午余館甥周靖遠及從甥陸希韶訂仲
兒同學寓破山僧舍攻苦益力揣摩既成時督學周公錄科簡拔
批其文曰不留行矣是秋果舉于鄉受知于太史張石虹先生識
者以為張公之得士朱生之得師兩相遇云仲兒處之恬然畧不

經意惟念父母年老冀得博一第奉升斗之祿以養其親差足自
慰于是趣治裝上公車值歲之仲冬寒威大作倍于昔時飛雪數
千里層冰連結江河累月不解牛馬凍死者相望于道單寒行旅
往來之人亦往往僵卧溝壑仲兒以羸軀弱質跨驢走風雪中忍
飢冒寒晝夜不息嗚呼憊矣其明年至京師就南宮試意其肆力
于文場者勞苦必甚又下第南還更為之悵然嘗為諸兄弟曰父
母老矣兄弟又多產薄不能給又以公車諸費鬻產稱貸貽二人
憂吾心竊不自安又不得一第以為父母光寵為之奈何平居意
怏怏不樂每誦劍南詩人生十事九堪歎春色三分二已空之句
諸兄弟皆以為不祥心竊怪之壬申春二月復走州寧海縣謁

其薦主辛公水陸兼行山多崎嶇食粗糲又非孱質所宜當是飲
時靖遠已捐背矣靖遠名大堡予館甥也質美而能文其溫和樂
易之概與仲兒畧相似初艱于童子試辛未之冬甫采芹而病大
作兒出門不數日靖遠竟以病故年僅二十有五又有伯道之場
仲兒自寧海歸聞靖遠之訃哭之慟為長歌以挽之叙平生歡及
骨肉之慘傷備極悽楚見者無不流涕謂敵兼之善哭靖遠也孰
知哭靖遠者轉以自哭也哉立秋後一日忽得嘔血疾與靖遠又
相似延醫治之稍愈猶力疾強起終日端坐秋冬之間病劇百方
治之不救閱一月而歿年僅三十有一再娶皆無子以長南嶽徵
之次子安忠為之後與靖遠又相似嗚呼吾有女而孀吾有子而
歿一歲之間兩撫其棺人非木石誰能堪此蒼天蒼天我罪伊何
而罹此憂哉因思念之不能忘聊述其生平而為之傳

族叔太學生人遠傳

叔氏人遠名邁別號日觀世居海寧之小桃源與予居相隔僅數里烟火相望鼎革之初盜賊蜂起卧不能安枕乃遷居于城焉父岷左公以名孝廉起家官司李治叙有聲年老懸車闔戶著書以詩文名世登上壽鄉黨宗族莫不稱為長者生子僅叔一人叔生而魁偉個儻有大志甫孩提便能操筆學為詩及長善屬文其制藝之工高華典冊煌煌乎廟堂法物前輩交口稱譽以為盛世名元無疑也謬愛予畧其分如兄弟然每與同社操觚角藝視予文輒稱為擅塲曰予之文以肉勝子之文以骨勝子殆得方于古文大家者耶予愧謝不敢嘗戲語叔曰叔榮世之文予傳世之文也

因相與快飲以為歡笑。平居家庭之際，父子祖孫交相唱和賦詩，盈牋熙熙，浩々極天倫之樂事。世祿之家未之有也。與人和而易，汎愛衆容見之者，人人各得所欲以去，以為人遠厚我。每燕集從容談笑，一座皆傾。暇時吟誦不輟。凡歲時令節以及游覽登眺，或親朋好會，微至花鳥蟲魚，莫不有詩以咏之。歲在辛亥，岷左公蒞任叙州，道遠而險，叔念親不置，匹馬走萬里，省覲緣崖踰嶺，辛苦備嘗，因以覽其山川風土，闕梁險隘，凡古人登臨之所，至歌咏之所，傳莫不睹記而載之。予詩嘗自言吾入蜀時，于馬上賦詩吟思入苦，有虎垂首過于馬前，不覺也。及已過而視之，乃知其為虎也。更為之心悸，其用心之專如此。至叙州父子相見如夢寐，喜極而

悲泣數行。下時叙州公已謝病，遂解組與叙俱歸。一路賦詩各極其妙，歸乃杜門掃軌，家庭酬唱如故。詩人羨之。其明年叙氏遊太學，公卿大夫見者無不嘖嘖稱賞，文名藉甚。時方奉特恩，太學生從史館効用者，可得郡司馬等官。當路者爭為之地，而叙以色養念切，迫欲南還，竟不就。于是輒治裝歸。其去也有北征集，其歸也有南轅詩，約數百篇，皆膾炙人口。數年之間，一門之唱和，又不知幾何帙矣。壬癸之際，叙州公與吳太孺人相繼辭世。叔盡哀盡禮，服闋厭城布紛囂，乃卜居于龍山之西村，為終隱之計。因查氏之故宅，闢而新之，環以池沼，繞以桑麻，築精舍于其上，有堂殖然有室，窅然竹樹交陰，名花雜蒔，真有竹溪桃源之遺意焉。題其堂

曰南陔不忘親也堂既成曰與心相知者吟咏其中若將終身焉
者已已秋忽有邀叔遊京師者不待束裝強之而行留京師者二
年竟得痰疾辛未之夏抱病而歸予往候之見其貌癯然肌毀如
削坐而語氣喘不能息予為之大驚既別去叔方謝客堅卧予亦
不得朝夕繼每見通聞問則曰猶能強飯醫方治之無恙也癸酉
夏大旱河流涸舟楫不通聞叔之訃予亦以久病不能徒步往吊
撫棺盡哀其秋始得一哭於先生之靈云聞先生于易簣之前數
日作為自叙自祭等文并有詩以紀之謂非脫然於生死之際而
達命安時者其能從容如是否耶卒時年六十有二子三人長
次季俱太學生能世其學

三兒文學協序暨兒婦祝氏合傳

協序子第三子也字之曰恂如蓋取言有序之義協序性穎悟過
人甫能言便能識字指示之經目輒不忘五齡就家塾課以幼學
及四子書過目成誦四年之中遂遍及五經周禮皆熟記九齡令
讀先秦兩漢唐宋大家之文十行俱下若溫故然有餘暇因而旁
及舉子業與之解經義及舉子之文領畧最速且善問難遂操筆
為文辭意俱出人表見者無不嘖嘖嗟賞其明年欲出就試予抑
之挽人請之甚力乃許之邑令恠其幼面試者再大奇之然幼嘗
多病每當試期禁之不得與年十五受知于督學使者王公錢邑
寧邑兩試皆冠軍已而王公以寧為本籍也乃除錢而補之寧學

稱之曰爾其為棄孺生識者以為不壽之識云年十八科試以乎
第二名食餼自是而後每試輒前茅但屈于棘闈不得展其才居
嘗似有不自適者其

羸弱又勞與壽積而病成矣天性孝
友平日庭闈之內親憂亦憂親喜亦喜雖不必有竭力服勞之事
而其油油愛親之意溢于顏面兄弟之間自為師友藹如也其為
文好高古不屑時蹊故不易售詩亦幽秀時有悽惋之音嗚呼此
亦非壽徵歟娶于祝余中表子靜女也外舅未有嗣視之如子協
序亦事舅如父往來甚密相得亦甚歡祝氏之隣里親族見之者
無不親之愛之每以語子靜曰以恂如之才似不可一世而挹其
溫厚和平之氣如生春風中令人心醉真可謂快壻矣而外舅亦

以是稱之甲戌之秋於龍山課文忽得嘔血疾然亦一發遂止予
亦以為此勞心所致偶然耳服藥當漸愈其後及秋則發旋亦霍
然至丁丑而大作矣而猶能強飯坐卧如故延醫治之而病終不
能退明年春子靜謂予曰聞上海有名醫能治怯症危者可安子
多累未能遠出吾當率恂如就治之予曰諾于是招協序就甥館
擇日將行而病乃轉劇不便舟楫遂迎醫至家候其脉曰可治然
服其藥不效奄奄寢疾至不能歸閱月而終于甥館嗚呼其辜外
舅之恩^而貽我老人之痛也可勝道哉兒婦故嘗有疾其時悲悼
不勝幾至于殞視含殮畢誓以必死絕粒者累日父母號泣謂之
曰吾兩人在汝又無兄弟形影相依惟與汝三人耳汝獨何忍而

遽死耶乃強飲之粥不過數日而止嗣是嘗堅卧不起或數日之間間進湯藥一次而餐竟廢又三閱月而竟終于家此其志節矯然炳若日星者也平時事父母孝先意承志未嘗有過父母有不豫之色善為寬解及歸予家事上接下各盡其誼而于事舅姑尤謹婉婉聽從無所忤處妯娌以和相夫子以順或有所規勸亦出以從容委折使之自喻終日勤事女工未嘗窺戶外其婦德之可稱又如此同牢凡七年所生止一女亦以令春痘殤無子協序卒時年僅二十有七兒婦年三十以弟之子宜忠為後

文學周靖遠暨配朱節烈合傳

靖遠余館甥也名大堡世居海寧之洛溪為清白吏子孫傳家篤厚父若木君娶于朱予從妹也生靖遠靖遠甫生彌月即為其伯父似青公後以嫡長承祧義不容緩故也靖遠生而岐嶷容貌端莊自總角至成人好學不倦為文娟秀有聲光愛之者如春花秋月不忍釋手天性溫厚過人少嘗過予家予甚愛之若木因與予議婚予遂以次女許之靖遠已後伯父而兩執本生之喪皆哀毀盡禮蔬食禁酒者累月三年之內未嘗與譙聽樂若心喪然既娶總理伯仲兩家之政甚煩且瘁然未嘗以此廢學事兩叔父至謹無同懷兩弟至友解衣衣之推食食之惟恐有一毫弗盡以貽先

人憂其于宗族鄉黨皆極其厚。不計有無。常相周卹。接人以和。御下以寬。終日之間。未嘗有疾言遽色。人有犯之者。輒諛笑受之。有唾面自乾之度。故稱之者。皆曰靖遠真長者也。無智賢愚。不肯莫有怨者。平日文雖工。艱于童子試。年弱冠矣。望一矜如望歲。于是益發憤讀書。遂積勞而成疾。二十五年始受知于邑令田公。試冠年軍。其冬補博士弟子員。方期鵬程九萬。而疾轉劇矣。明年春。竟病卧不能起。百方治之不効。寢百日而歿。吾女號慟幾絕。以頭觸棺。欲身殉之。為眾婢所持。得免。然從死之念。未嘗須臾忘也。自是而後。哭晝夜不絕。絕粒十餘日。諸母強之再三。乃為進一餐。既而曰。吾所以未死者。以君子未葬耳。而義不獨生也。嘗作哀辭。有曰。身

雖未死。心先逝。無奈偷生未葬時。血淚千行。誰得拭。夢裏逢君先報知。又有曰。幾年悲恨不同行。百結愁腸對暮燈。孤獨兩全無活計。早將一命付陰君。女故有怯疾。憂思不已。而疾乃日甚。于是竭力經營。三年喪畢。竟得葬靖遠于舍旁隙地。當是時。靖遠本生父母俱未葬。吾女悲其暴露久也。欲為之塋域。身任其費。而反有撓之者。遂不得併葬焉。然其孝思亦概可見矣。葬已。又為之詞曰。葬賢已畢。今該死。緩死將歸別老親。難解難開愁萬斛。昏昏只向死邊尋。數年之間。作詩甚多。大率類此。不可殫述。蓋吾女夙嫻婦德。喜讀書。識義理。其樹立之有素也。今年夏。抱病歸寧。終日不笑。不語。寐而涕泣。枕席間皆有淚痕。晝亦不起。窺其意。若不欲生者。勸

之食不應為母者痛哭強之或吸粥數口輒已然竟絕粒而殞初
靖遠之喪無子以從弟右瞻之子光錫為後今尙未成立而吾女
又喪死者之志則遂矣而生者子慘傷又何如也吾女故久病有
瘠容含殮之日神采煥發如生觀者莫不嘖嘖嗟異之嗚呼余生
二女長者于丙寅之冬以節孝終予既紀其事矣而少者復死于
節十餘年之間兩遭女喪何不幸至此耶雖然其少而寡同其歿
亡同其貞節又同使鄉黨隣里共指而稱之曰雙節則予之所謂
大不幸者乃所以成其大幸也夫

從弟文學巖生傳補

余從弟巖生名興思別字西崖先叔父肆夏公子也公文譽滿天
下行誼卓卓里閭皆誦法焉不幸以名儒早世巖生生九齡而孤
幼多病體儻然骨立叔母徐撫之嘗恐其不育也叔母故多累皆
早殤及叔父歿僅生巖生與妹二人耳故憐恤之尤至稍長善屬
文年十五補博士弟子員黌序嘖嘖有聲然以善病故叔母嘗禁
其讀書而絃誦未嘗少輟性謹厚寡過而事母尤孝夕必視寢晝
必視膳每初寒盛暑衣服飲食枕蓐供設之具必躬親之惟恐不
適母意以致不安母嘗有疾親侍湯藥為之減食或聞呻吟聲輒
飲泣不能已入而問安則歡笑以承顏色多方寬譬之必得親心

快然後退。平居令妻子勿畜私財。凡出入往來必令請于姑。有弗請者必加譴責。每入內見母有不悅之容。必呵問妻子。或承順稍違。則反目者累日。其事親有道。大率類此。雖不必有割股廬墓如古人奇特之迹。足以驚世而駭俗。而率其天真。孺慕依依。若赤子然。故宗族稱之。鄉黨稱之。其誠足以感人也。與人交不為欵曲。而直柔之。致人自悅之。歲乙卯。以弱體力學。而致疾。閱數月。病劇。予往視之。涕泣謂予曰。死生命也。夫復何恨。所可恨者。有母在堂。不得終養。而反貽母以甜犢之悲。則予之負疚于九泉也。何時已哉。嗚呼。其終始愛親之志。概可見矣。予亦少孤。巖生與予相依相恤。幼同卧。長同學。未嘗一日離親。予恭予有事則分勞。有失則分

謗。雖同懷之好。無以過之。獨奈何天不憖遺。而遽奪之速也。悲夫。卒時年三十有九。子二。長協采。次永霸。皆諸生。妹一人。者適陸君聖木。各楷早歿。年僅二十餘。卽孀居。持其門戶。志節皎然。動不違禮。娣姒諸姑。皆奉其坤儀。以為矜式。端莊淑慎。三十年如一日。教其子燿。慈母而有義方之訓。今學既成矣。馳庠校。稱一時俊髦。為固偉然大夫也。而入膳母訓。猶凜凜若師。保然其治家之嚴肅如此。故鄉里共欽仰之。且與巖生並稱一門節孝云。

余從弟巖生。亡二十餘年矣。嘗欲為之志其墓。因其未葬也。遂巡久之。然其平孝友。終不忘于心。戊寅秋。夏重兄弟將遜予生。平日所為詩文。而付諸剞劂。從子永霸。因而請曰。伯父素念吾

父不忘請為立傳而登諸集中以垂不朽予曰予文何足以不朽汝父汝父固自有不朽者在遂補之 自記

陸母范太孺人傳

孺人姓范氏海昌處士陸嘉聲之婦也孺人性夙慧幼嫻內則年十五嬪于陸時處士亦止十五相敬如賓未嘗以年少故失夫年婦之禮閱兩月遭舅之喪而宗族之強悍者利其所有且以其年少而孤立也羣起而侮之處士將與之抗孺人泣諫曰陸氏所存一綫獨有君耳即奈何以小忿忘其身乎因勸之割產以分給之而強悍之徒不覺愧且悔自詣陳謝其識量之過人如此當明之季羣盜蜂起處士故居城邑間城中人情洶洶各不相保處士乃留守于家而孺人遂以子身奉其姑朱太孺人潛避于鄉朝夕侍寢膳左右弗離雖流離顛沛之際而奉養有方含飴無恙皆孺人

力也久之底定來歸而城邑罹兵火之餘平日所蓄貲財俱已散
失無餘蕭然家徒壁立矣于是處士奔走四方以為衣食計孺人
則親操井臼修婦功上以奉高堂下以撫諸子凡所以治中饋禦
外侮以至延師課學及婚姻疾病患難之故莫不竭力而經營之
處士雖拮据治生勤勞于外然中道而致卒不能厚自封殖所存
產不過一二頃處士既卽世孺人遂析產以分諸子諸子皆有綜
理才能自樹立卒能光大先人之業而孺人為之總其成焉姑以
九十三而終孺人率諸子治喪弔者盈門數郡畢至觀者嘖嘖稱
羨以為孺人之起家為足多云當是時諸子既豐裕且彬彬有儒
雅風鄉黨皆敬畏之偶有強隣忽加侵侮孺人戒諸子勿與校終

亦無患族人有數楹之屋無力修治豪強几併者數矣孺人捐資
助之而族人賴以安佃有負租者欲鬻男女以償孺人悉免之佃
皆感泣不已嗚呼孺人而能以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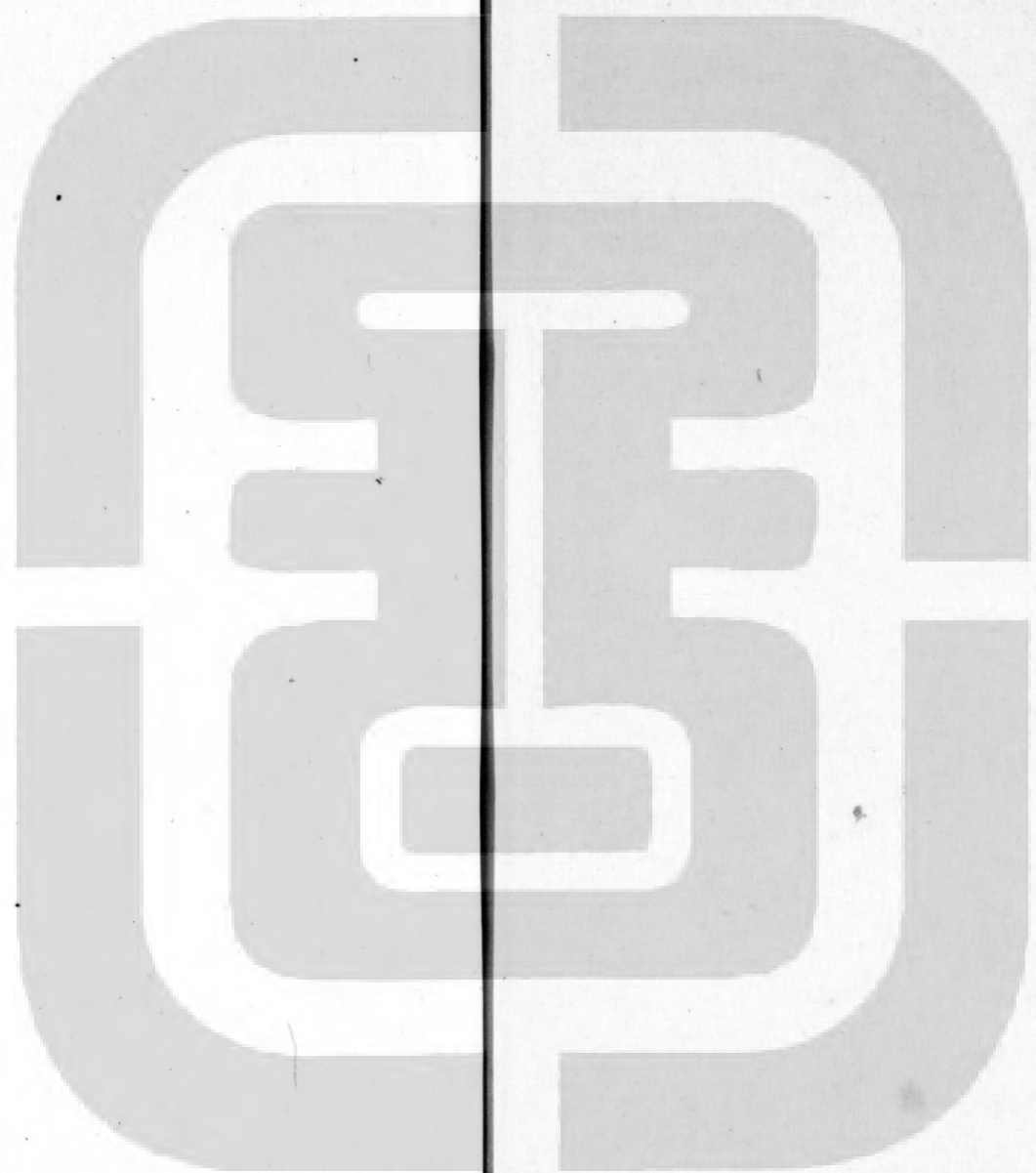
勤起家以慈成其子之

令名可謂難矣至于懲小忿而

而知恤自非明于大義偉然稱

可謂女中之英矣歲 子十月

能世其業



卷二

五

